

〔德〕特拉文著
张载扬 黄敬甫 常克强 译

一个美国海员的

死人船奇遇



上海译文出版社

B. Traven
DAS TOTENSCHIFF

Copyright R. E. Luja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版权通过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帮助获得

图字：09—1997—117 号

死 人 船

〔德〕 B·特拉文 著

张载扬 黄敬甫 常克强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5 字数 186,000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5327-2261-9/I·1324

定价：18.30元

神秘作家特拉文

本书作者 B.特拉文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坛富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他从 1916 年发表第一部反战作品《致 S 小姐》至去世前两年 1967 年出版《丛林夜访》,在文坛上辛勤耕耘了五十多个春秋。1977 年出版的全集达十八卷之巨。他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多取材于亲身经历,有强烈的感染力,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印刷了数百万册,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由于他的作品译成中文的不多,中国读者对他可能比较陌生,但是由他描写淘金者生活的小说《圣母山的宝藏》改编的电影《宝岛》,解放前就曾在上海上映,1991 年我国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根据他描写印第安人起义的小说《被吊死者造反》改编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因此对我们来说,他又不是陌生的。

特拉文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而且是世界文坛罕见的神秘作家。他的全部作品都用笔名发表,平日对自己的身世,甚至出生年月,籍贯等都守口如瓶。因此在他的成名作《死人船》发表后,1928 年美国《生活》杂志曾悬赏五千元试图解开特拉文身世之谜,但因众说纷纭,收获甚微。

关于他的出生日期就有从 1882 年到 1890 年的多种说法，对他的国籍也说法不一，如有人认为他是瑞典人，原名特拉文·托尔斯万，于 1890 年 5 月 3 日生于美国芝加哥，1913 年起移居墨西哥；还有人说他是一个历史上有问题的丹麦人或者是一个开小差的美国海员等等。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潜心研究特拉文者不乏其人，比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卡尔·S·古特克作了细致的调查工作，并在一部八百多页的巨著《B. 特拉文——一个谜团的传记》中披露了研究成果。比较一致的、并经特拉文的遗孀罗莎·爱伦娜·路扬确认的看法是：特拉文原籍德国，1908 年至 1915 年间主要用假名雷特·马鲁特在德国的许多城市当演员和导演，1912 年起为报刊撰稿，1917—1921 年他个人出资创办杂志《烧窑工》（1919—1921 年秘密发行），宣传空想社会主义。1916 年他以理夏德·毛尔胡特为笔名在他于慕尼黑创办的 J. 梅尔梅特出版社发表了反战小说《致 S 小姐》。

1918 年 11 月德国爆发了著名的十一月革命。同年 12 月 16 日至 21 日在柏林举行了德国工人士兵代表大会，12 月 30 日成立了德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邦也成立了工人士兵苏维埃，并于 1919 年 4 月 7 日宣布巴伐利亚为苏维埃共和国，后来共产党人也参加进来。由共产党人欧根·莱维内等四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起了重要作用，1919 年 4 月社会民主党反动政府决定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进行镇压。恶名远扬的帝国国防部长诺斯克下令两万大军南下，会同地方反动武装向慕尼黑发动猖狂进攻，由于共和国内部发生分裂，加之兵力悬殊，革命遭到失败。

1919 年 5 月 1 日，在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担任革命法庭庭长的雷特·马鲁特被反动军队逮捕，判处死刑，后寻机逃出监狱，

反动政府以“叛乱头子”的罪名对他进行通缉。马鲁特经荷兰、英国等地逃到墨西哥(1923年抵达坦皮科)。在这几年中他从事过海员、摘棉工、石油工人、印第安人的巫医、农场主、面包师、家庭教师、淘金者等职业。大约在1925年他用B.特拉文的笔名把《死人船》的文稿寄给德国的古滕堡图书基尔特(出版社),该书于1926年出版后引起轰动,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摘棉工》(1926),《圣母山的宝藏》(1927),《丛林中的桥》(1929),《白玫瑰》(1929),《板车》(1931),《被吊死者造反》(1936),《热带丛林的将军》(1941)等书。古滕堡图书基尔特由于与特拉文合作而名声大振,特拉文也由于这家出版社的支持而名扬天下。

特拉文的成名作《死人船》描写美国船员盖尔斯上岸度假,回船时船已提前驶离,他因无证件而屡遭驱逐,最后上了“死人船”。所谓死人船是一种即将报废的船,船主为了获得巨额保险金,故意在航行中使船沉没,未能逃生的船员也就成为船上的死尸。死人船上的船员不如奴隶,作者写道:

“……奴隶是要卖钱的,而且是要等待卖大价钱的商品。这种商品不得不悉心照料。运输过度劳累、饿得要死和疲惫不堪的奴隶,哪怕只给运费恐怕也没有人肯干,更不要说人贩子还从中捞一笔大钱了。

可是这里的船员却不是已经付了钱的、被确认为珍贵商品的奴隶。船员是自由人。他们无依无靠、忍饥挨饿、衣衫褴褛、疲劳过度且就业无门,因而他们就不得不去干要他们干的任何事,并一直干到送命为止。然后他们就被扔出船外,因为他们不再具有喂养价值。”

书中主人公的结局是悲惨的。他所乘的死人船在航行中触礁,锅炉爆炸,船逐渐沉没。他死里逃生,抓住一块船板在无边

无际的大海中漂泊,生还的希望十分渺茫,正如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漩涡中挣扎那样。

特拉文作品的另一重要主题是他怀着尊重和同情的心情描写印第安人的生活,反映他们的疾苦与斗争。《丛林中的桥》(1929 年作,1969 年被改编成电影)就是这种题材的代表作。德国著名作家、政论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评论此书时说:“特拉文的小说几乎都以墨西哥为背景。其中最为出色的恐怕要数《丛林中的桥》。它娓娓动人地叙述一天夜间发生的事件。大人们举行周末舞会,一个孩子掉到河里淹死了。这十二小时是用慢镜头拍摄的。多么锐利的眼睛,描写得多么细致逼真,波澜起伏,有声有色,至少每四页就有一个令人难忘的转折,像一幅图画,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他是一位伟大的叙事文学家。”

如果说《丛林中的桥》所描写的是印第安人的和平生活,那么特拉文的另两部重要作品《被吊死者造反》(1936)及其续集《热带丛林的将军》(1941)就是号召被压迫的印第安人进行武装斗争的檄文。

特拉文的作品具有乌托邦的幻想色彩,但对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仍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因此纳粹统治时期他的著作全被禁止出版。

特拉文于 1930 年定居于墨西哥城,1951 年取得墨西哥国籍,1957 年与罗莎·爱伦娜·路扬结婚,1969 年 3 月 26 日在墨西哥城逝世。

译 者

第一部

一个美国海员之歌

别这样哀哭，亲爱的姑娘，
等待我，在杰克逊广场，
在美丽的路易斯安那，
在晴朗的新奥尔良。

姑娘以为我葬身海洋，
她离开了杰克逊广场，
告别美丽的路易斯安那，
告别晴朗的新奥尔良。

可我没有躺在暗礁的近旁，
却随这死人船出航，
远离美丽的路易斯安那，
远离晴朗的新奥尔良。

1

我们的塔斯卡卢萨号满载棉花从新奥尔良驶向安特卫普。这是一条漂亮的船。千真万确。美国制造的第一流的货船。故乡是新奥尔良港。噢,你晴朗、欢快的新奥尔良,冷漠的清教徒和老朽的印花布商的、平凡无聊的北方城市不能同你相比!船员们的食宿条件多么优越!造船者终于产生了革命思想:船员不仅是劳动力,他们也是人。一切都清洁而舒适。有浴室和许多干净的内衣。蚊子飞不进船舱。伙食可口、丰富。经常有清洁的盘子和擦拭过的刀叉和汤匙。船上有黑人侍应生,他们不干别的,专管保持舱间整洁,保证船员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公司终于发现,使用心情愉快的船员比使用吊儿郎当的船员划得来。

二副?不,先生,我不是这船上的二副。我是平常的甲板工,普普通通的工人。您瞧,先生,船上几乎没有水手,而且根本不需要水手。像这样一条现代化的货船已经不是原来的船,它是一台浮在海上的机器。即使您对船舶毫不了解,您肯定也不会以为一台机器需要水手操作。这机器需要工人和工程师。就是船长,今天也只有工程师才能担任。还可能长期被看作是水

手的、掌舵的一等水手今天也是机械师。他的工作不过是拉开操纵杆，给舵机确定转向而已。

航海的浪漫色彩早已消失了。我甚至认为，这种浪漫色彩从来就不曾有过。在内河的帆船上，在远洋的轮船上都不存在。它只存在于那些航海故事的作者的幻想之中。那些骗人的故事诱使一些老实巴交的年轻人走向一种使他们的身心受到损害的生活和环境，因为除了对故事作者的真诚和求实的盲目信任之外，他们毫无所获。可能船长和大副曾经有过什么风流韵事，但船员却从未有过。船员的传奇故事永远是艰苦的劳动和非人的待遇。船长和大副在歌剧、小说和史诗中出现。但从没有人给劳动的英雄唱颂歌。也许这种颂歌过于粗俗，难以引起想唱这首歌的人们的喜爱。是的，先生。

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甲板工，没有别的。我必须做眼前的所有工作。老实说，我只是一名油漆工。机器自动运转。工人必须干活，别的事（不是清洁货舱，就得修理点什么）不过是特殊情况，因此总是油漆。从早干到晚，没完没了。永远有东西需要油漆。有朝一日大家对这个永不停息的油漆工作感到惊奇，他们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所有没有出海的人除了制造油漆外什么事也没有干，他们就会从内心里对这些人表示感谢，因为要是有一天这些人拒绝继续生产油漆，那么甲板工就不知道该干什么，指挥甲板工的官儿就会陷入绝境，因为他不知道该命令他们干点什么。他们不能白白地拿钱。不能，先生。

工资不怎么高。也许我不该这么说。但是，如果我二十五年不花一分钱，把每个月的工资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而且二十五年都有活干，我坚持不懈地工作二十五年，省吃俭用二十五年，然后我并不退休，而是再干二十五年，同样是不倦地工作，省

吃俭用,那么我就能不无自豪地坐上中产阶级的末座。坐在这个位置上就可以说:谢天谢地,我为困难的岁月积累了一点钱。因为这个阶层是受颂扬的阶层,它从根本上得到这个国家,因此我就能被称为人类社会中有价值的一员。能够达到这一目的,五十年的奋斗和节约也是值得的。然后就可以保证到达极乐世界,而尘世那是留给别人的。

我不喜欢观光城市,我讨厌安特卫普。许多妓女、堕落的海员和类似的家伙到处游荡。是的,先生。

但是生活中的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它们很少顾及到你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确定世界的航向和特性的不是岩石,而是微小的石子和颗粒。

我们得不到装货任务,只好空船回家。在返航前的最后一晚全体船员都进城去了。我一个人呆在前甲板上。我讨厌阅读,讨厌睡觉。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十二点下班,返航的当班人员已经安排好了。买点家里没有的稀奇玩意儿,也是大家要进城的一个原因。

我一会儿跑到舷栏旁,往海上吐痰,一会儿又跑回卧室。我久久凝望这空寂的房间,久久俯视那令人生厌的码头设施、仓库、货栈和枯燥无味的账房间,那斗室的窗户是那样暗淡,窗户后面尽是卷宗、公文和货运单,这时我的情绪更加恶劣。难以描绘的空虚。夜幕即将降临,在码头的这边几乎见不到一个人影。

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十分平常的愿望,想接触一下陆地,我脚下的土地,向往街道,渴望一边谈笑风生,一边漫步穿过马路的行人。就是说,我希望见到一条街,只是一条街,别无其他。一条没有被海水环抱的街,一条静卧着纹丝不动的街,我想赏赐给我的眼睛一件小小的礼物。让它们看一看一条街道。

“您应该早点来，”大副说，“现在我不给钱。”

“但是我无论如何要预支二十美元。”

“五美元，多一分也不行。”

“五美元能干什么事。我要二十美元，否则我明天就生病。那么明天谁给船涂漆？也许您知道？我非要二十美元不可。”

“十美元。我说定了。十美元，或者一个子儿也不给。反正也不是我负责给您发钱。根本不关我的事。”

“好，您给十美元。这样做虽然过于吝啬，但是我们不得不逆来顺受，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请您在收据上签字。我们明天再转账，现在我没有兴趣。”

这样我得到十美元。本来我也只想要十美元。但是，如果我说要十美元，他给你绝对不会超过五美元。我用的钱也不会超过十美元，因为我不想多花钱，要是带着大把钞票进城，那就回不来了。

“您不要喝醉，这不是个好地方，”大副拿回收据时说。

这是不堪入耳的侮辱。我们停靠在这里的几天，船长、大副、二副和轮机长每天都喝醉两回，但是他们现在却教训我不要喝醉。我根本没往这上面想。为什么要喝醉呢？这是愚蠢的，不理智的。

“不会的，”我回答，“这种毒液我是从来不沾的。我知道，在异国他乡我对我的国家也负有责任。是的，先生。我是忌酒的，滴酒不沾，这您可以相信，用我的良心发誓。”我走到外面，拔腿就跑。

2

夏季的黄昏很长，很美。我心满意足，踢踢嗒嗒地穿过街

道。我无法想象,世上会有人对这个世界表示不满。我注视橱窗,注视我遇到的行人。漂亮的小姐儿,千真万确。不过,有些姑娘根本不理睬我;但是,对我露出笑容的正是那些最漂亮的姑娘。她们笑得多可爱!然后我向一幢房子走去,房子正面是金色的,很漂亮。整幢房子和闪耀的金光看上去真有趣。门敞开着,仿佛在说:“尽管进来,朋友,请逗留片刻,请坐,请不要客气,把你的忧愁忘掉吧。”

我根本就没有忧愁。但是真滑稽,竟有人叫一个人忘记忧愁。这确是好意。房子里已经有一堆人,他们都那么快活,无忧无虑,又唱又笑,如同一个欢乐的音乐会。只是想看看房子里面是否也像外面一样金光闪闪,我才走进去,坐在一张椅子上,一个伙计立即走过来,对我笑了笑,然后把一瓶饮料和一个杯子放到我的鼻子底下。他肯定从我的神情上看出点什么,因为他马上用英语说:“请随便用吧,朋友,祝您跟这里所有的人一样快活。”

周围只有一张张快活的面庞,而我们几周来一直睁眼闭眼看到的都是海水和气味难闻的油漆。我简直太快活了。从那一刻起我可以什么都不想。我不责备那友好的伙计,但责备使我们无力抗拒诱惑的、枯燥无味的训诫,训诫总是使人头晕脑涨,因为不听从训诫是人的本性。

这段时间我一直沉浸于一种十分奇妙的气氛之中。深夜我出现在一个秀丽俊俏、笑容可掬的姑娘的房间里。终于我对她说:“好了,小姐,都什么时候了?”

“哦,”她动人地笑着说,“你这英俊的小伙子——”是的,先生,一点不错,那小姐对我说,“英俊的小伙子,啊,你这英俊的小伙子,”她说,“不要做令人扫兴的人,要做一个多情的骑士,不能

让一个弱小的年轻女子孤零零地呆在深夜里。也许附近就有强盗,我非常害怕,也许强盗甚至会把我杀死。”

咳,在这种情况下,我认识到,一个热血的美国青年有责任帮助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小女子。我立即告诫自己:在女士面前,请你有礼貌一点,要是一位女士请你帮点忙,你应该赶快去办,甚至不惜付出你的生命。

好,第二天一早我向码头飞奔。但是见不到塔斯卡卢萨号。它停泊的地方空空如也。它返航了,没有带着我,回到阳光灿烂的新奥尔良去了。

我见过失去母亲、流离失所的儿童;见过房屋被烧毁或被洪水冲走的人们;见过一些牲畜,它们的同伴被屠宰,被捕捉。这一切都是很悲惨的。但是世上最悲惨的莫过于自己的船没有带上他竟自开走、而流落异乡的船员,留下的船员,剩余的船员了。

不是异国使他的心灵感到压抑,不是他乡使他像孩子般哭泣。他对异国他乡已经习以为常。他常常自愿留下来,出于种种原因而离职。对此他不感到悲哀或压抑。可是船是他的家,要是船不载上他而启航,那么除了感到自己无家可归外,还悲哀地感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船没有等他,没有他也行,不需要他。任何一个地方掉了或留下一根旧钉子都会使船遭到厄运;昨天船员还以为自己对船的存亡和航行是何等重要,今天他的价值连一根旧钉子也不如。一根钉子不可缺少,多余的船员无人挂念,船长还可以省下工资。没有船的船员,不属于一条船的船员连街上的垃圾都不如。他无处可去,也没有人愿意同他来往。如果他现在跳进海里,会像一只猫那样溺死,没有人惦念他,没有人会去寻找他。“一个陌生人,看来是一个船员。”关于他,人们就说这么多。

真有意思,我想,我要让那种沮丧情绪达到顶峰,然后悄悄离去,把坏事变成好事,坏事就即刻消失了。

天哪,诅咒这条讨厌的船吧,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船,海洋是这样浩瀚,这样辽阔。另一艘船驶来了,更漂亮的一艘。世界上有多少船?肯定有五十万。其中肯定有一艘需要一名甲板工。安特卫普是一个巨大的港口,所有这五十万条船都会有一次驶到这里来,肯定的,不管什么时候总会有一次。只要你有耐心。然而我不能指望眼前马上出现一条船,船长着急地大声喊道:“甲板工先生,请您立即到我这儿来,我需要一名甲板工,请您别上旁边那一艘,我恳求您。”

说实话,我并不怎么为无情无义的塔斯卡卢萨号烦恼。谁想到这条漂亮的船会干出这种事来呢?可是他们大家就是这样。这条船有清洁的住舱和美味的伙食。现在他们正在用早餐,这些该死的无赖,他们共吃我那一份额火腿和鸡蛋。至少斯里姆也想得到这份早餐,我是一口也不会赏赐给这条狗的。但是在我的东西被锁起来之前,他恐怕是第一个乱翻我东西的人,并且找出最好的拿走。这帮强盗根本不让我的东西被保管起来,他们会直截了当地私分了事,并且说我什么也没有。这伙强盗,这帮卑鄙无耻的家伙。斯里姆也是不可信赖的,他经常偷我的香皂,因为他不想用洗衣皂洗澡,这个爱打扮的色鬼。是的,先生,斯里姆就是这样干的,要是您看见他,恐怕您还不相信他会干出这种勾当呢。

我并不那么关心这条开走的船,这是真的。但是我真正担忧的是:我身无分文。那个漂亮的妞儿夜里对我说,她打心眼儿里爱戴的母亲患了重病,但她没有钱买药和营养品。我不想对她母亲的死负责,却把身上所带的钱全部给了这位俊俏的姑

娘。我这样做也很值得，姑娘道了一千遍谢。你把一个漂亮姑娘亲爱的母亲从死亡线上救出来，这位姑娘向你连声道谢，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事吗？没有，先生。

3

我坐在放在那里的一只大箱子上，它跟着塔斯卡卢萨号飘洋过海来到这里。我希望并祝愿这艘船撞到一块岩石上被迫返回，或者至少用小艇把船员载到岸上送回去。但是它巧妙地绕过了暗礁，因为我没有看见它回来。无论如何我衷心祝愿它出事故，祝愿它能同一条船相撞而破碎。我非常清楚地想象，它落入海盗之手，海盗从上到下对整艘船进行劫掠，抢走该死的博布的全部东西，那些东西他也是抢来的。我想象海盗朝着他狞笑着的鬼脸狠狠地打去，把他脸上的狞笑和嘲讽一扫而光。

我正想迷糊一下，同那秀丽的姑娘在梦中相会，这时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把我弄醒，紧接着就冲着我滔滔不绝地开了腔，把我搞得晕头转向。

我发了火，气鼓鼓地说：“喂，别打扰我，我不想听您的废话，而且您胡说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你滚吧！”

“您是英国人，是吗？”这时他用英语问。

“不，美国人。”

“噢，原来是美国人。”

“是的，现在请您不要打扰我，请您走开，我不想跟您打交道。”

“但是我想跟您打交道，我是警察局的。”

“您真走运，亲爱的朋友，这是个好差事，”我说。

“究竟出了什么事？您的情况很糟糕吧？或者您有什么忧虑？您是船员？”他问。

“是的，先生。也许您能为我找份工作？”

“哪艘船的？”

“塔斯卡卢萨号，从新奥尔良来的。”

“凌晨三点已经离港。”

“我不需要您把这情况告诉我。这个笑话已经很古老，传遍大街小巷了。”

“您的证件呢？”

“什么证件？”

“您的船员证。”

“哎，真是奶油夹心巧克力加苹果酱！我的船员证？它放在我的上衣里，上衣放在我的衣袋里，衣袋舒舒服服地躺在塔斯卡卢萨号我的铺位下，而塔斯卡卢萨号——是的，它现在在哪儿呢？要是我知道他们今天吃什么早餐就好了！那个黑鬼肯定又把肉烧糊了，嗯，要是我给船油漆，我要同他谈谈。”

“您的船员证！听懂我的话了吗？”

“我的船员证。要是您想要我的证件，也就是船员证，我必须告诉您真实情况。我没有船员证。”

“没有船员证？”想必有人会听到，他是用何等惊讶的声音说这句话的。他似乎想说：“什么，您不相信有海水？”我没有船员证，他难以置信。他问了三遍，但是当他问第三次（完全是机械地）时，他从惊愕中恢复了常态，补充说：

“没有别的证件，护照或者身份证，或类似的证件？”

“没有。”我虽然清清楚楚地知道我身上甚至连写有我姓名的一个空信封都没有，但是我还是不断地在口袋里搜寻着。